



## 編者的話

本期《鼎》跳出過往的形式，不像以往集中指向一個主題，但所有文章仍與中國有關。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高級講師張炳良先生的「中國政治總覽」，對改革趨勢的分析，著重在其直接及實用的層面上，指出這是改革之源，也是改革之去向。

西方漢學家隨著「二元界分」的哲學思維趨向，很難了解傳統中國文化的「圓融合一」，更遑論領悟其所蘊含的宗教特質。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講師張戾天博士的文章，幫助讀者進一步「認識中國宗教傳統」，不致墮入一般西方漢學家所易犯的錯誤觀念中。

「一九八零年代的香港天主教：橋樑角色」由《鼎》主編執筆。在綜合介紹了明愛在社會服務的努力，及聖神研究中心推動人

際關係和牧民關懷的積極功能後，湯神父對如何服務國內基督徒這問題，提供了一些解答和建議。

隨著大陸修女院的開辦，便不期然有人提出一個問題：如何培育修女？香港耶穌寶血女修會鄭瑞薇修女，運用她過往從事修女培育的經驗，譜出了「十年樹人」的短章，內容扼要清晰，可供作修女培育的參攷資料。

Jean-Paul Wiest 博士的新著《瑪利諾會在中國》，由本港老傳教士莫修女予以評介。莫修女認為該書包羅萬有，可讀性高。正如作者本人在結語所指出，瑪利諾會與中國人民的關係至今仍影響著該傳教會的政策。

Jean-Paul Wiest 博士花了五年時間搜集資料及編寫成書後，仍覺有些寶貴的資料，無法盡錄，因此，補寫了「浩氣長存——華里柱主教的一生」一文，交本刊出版。該文達到人以史顯、史以人傳的目標。



## 從北京學運看中國現代化的趨勢

湯漢

近日北京學運，遭中國政府暴力鎮壓，學生居民死傷甚多，舉世譴責，人人痛心。學運本是近代社會司空見慣的現象，而這次參加者所採取的行動，亦只限於絕食抗議，和平靜坐，但為何會弄到這個地步？一般傳媒已報導分析得很詳細，在此不贅。本文要指出的只是這次學運的更深遠原因，那就是「現代化」的整個趨勢問題。

中國近百年從未與現代化分開；從清朝同光時代的自強運動到光緒的變法維新運動，又從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

運動，再從中共近年所推行的四化運動以至今天的北京學生民主運動，中國現代化都是走在不同的階段上，而知識份子亦變成了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角。

關於中國大陸的農業、工業、科技、國防四個現代化，本是周恩來總理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屆人大作報告時，正式提出，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屆人大作報告時，再次強調；此後，由鄧小平開始推行。這個四化運動為文革後十分窮困落後的中國，誠屬迫切需要，不啻是一劑救急良藥

，而開放門戶，引進外資科技，也是配合推行四化不能或缺的策略。但問題是：四化只是整個現代化的一部份，全面的現代化并不止於工、農業及軍事與科技之改進與發展。

英國名學者湯恩比（A. J. Toynbee）早已指出，現代化是一項不斷發展的運動，包括三個先後不同的層次，即由科技層次進入社會制度層次，再深入到思想精神層次。湯氏這種見解，頗為全面。因為人的生活不僅包括物質和社會層次，也包括思想和精神層次。在輸入先進科技的同時，根本就不可能避免引進社會制度及思想精神的革新因素。

已醒覺的大多數中國人必不會甘願返回被蒙蔽和束縛的境況中。沒有社會制度、思想和精神的現代化或解放，就只能有徹首徹尾的物質科技現代化。因此，開放十年後的中國，仍不斷面臨重重困難，而要求處理社會制度的問題（譬如：官僚貪污）以及提倡民主自由之聲，此起彼落，這些都是大勢所趨，而且這種趨勢已在中國的各鄰近國家不斷成長。

事實，早在十一年前，北京「民主牆」已數度標榜「民主」為第五個現代化，指出政治若不民主，四個現代化即難以滿足人心。

基督信仰雖沒有直接教導民主社會制度的模式，卻絕對肯定每個人本身的權利與價值，指出自由是天賦人權，人人有權在社會中要求自由，而基督的到來，也是為了解放每個人的束縛。這不單指釋放精神罪惡的桎梏，也指解除社會不義制度的束縛。基督徒加入教會，就是為了要更努力去參與基督的這項救恩使命，使整個人類獲致完滿而徹底的真正自由。

這次學運，無論短期內發展如何，畢竟已啟示了一點：邁向全面現代化和民主是整個人類的歷史、文化的必然趨勢。這個學運也激發我們基督徒更努力參與基督的解放使命，使全人類真正地達至完滿的開放和自由。

除了為死傷者祈禱外，我們必須化悲憤為力量，使這次學運所爭取的民主自由精神，得以在神州早日體現，開花結果。



過百萬香港居民連續多個星期日上街遊行，譴責暴力鎮壓，支持學運，爭取民主自由。